

# 巨兽

周立波

那一天的晚上，孩子躺在暖和和的火炕上。睡之前，他的爸爸还没回来。爸爸和另一个人进山打猎，昨天一早去了，现在还不见回家来。

油灯前，妈妈的脸色苍白，她悄没声地做着针线。小屋外面风声正紧，呼呼啦啦。村庄四围的山林也跟着呜呜地叫。

“我要讲的是，”年轻的猎手说，“昨天。”

我要讲爸爸、妈妈和儿子——两个大人传下来的血液。还有象天空一样无边无际的山林以及世代代生活在其中的猎手和他们的死对头——野兽们。我要讲一只眼睛打烂了，另一只眼睛闪动着复仇的火光的故事。我还要讲一些初嚼起来毫无滋味的残渣碎屑，多余的水珠，可怜的小动物，冰冷的石头和枪扳机对食指的要求……我要说明，它们对于这个故事犹如颤抖对于恐惧一样适合。

“我和春山要在山里住一宿。”昨天早上，爸爸对妈妈说，“我们走得远一点，在那些没人去过的地方试试运气。”

妈妈不吱声。她心里不高兴。

“我后悔没有阻拦他。”当天晚上妈妈

对孩子说。

“深山里有运气。”孩子说。

今天晚上，爸爸和那个人应该返回家来，可是，他们没回来——这种事情在孩子的记忆中还不曾有过。这预示着什么，他说不清。

“为什么他用死才能证明自己？”

“他死了，渡过一大关，活着的人便敬佩他。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他的伙伴说。

“那是过去。”他说，“现在是儿子的时代。”

在爸爸的爸爸的时代，据说山林里的宝贝儿多得容不下。山羊，角鹿，豪猪，红狐，紫貂，松鸡，还有大个的黄孢。猎手们甚至埋伏在山村边沿就可以猎满皮袋。“我们是山林的统治者。”爷爷们说。可是，到了爸爸的时代，猎人面临着“山空物尽”的危机。小动物们被火药味熏得晕头转向，都跑进了深山老林，只有那只凶猛的野兽逗留不去，在山林的边缘地带出没无常。虽然它天生不怕暴露自己，可是活着的人说不清它是副什么样子。爸爸们面临着比他们力大又凶恶的野兽，面临着随时出现的，决一生死的挑战，面临着自己抑制不住的

颤抖。这时候，他们才懂得：猎人从来没有真正地统治过山林。“我们的历史是自诩的。”

死人的教训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避免和那只野兽遭遇。他们情愿躲着藏着，屈腿跪在矮树丛中，屏住气息，把自己消逝，让枪筒蔽在静止不动的树叶后。只等到那只猛兽渐渐地走远，他们才跳出来，抖擻一下衣装，看仔细它的爪迹，踏着它走过的路，朝着相反的方向。

夜已深，他和妈妈等待着爸爸回来。睡吧，睡吧，妈妈催着孩子。村里的几个猎手摸黑进山寻找爸爸去了。直到现在寻找的人也没有回来。在孩子的耳边，窗户纸被风条捅得嘎吱嘎吱作响，象松鼠咬着榛子壳的声音。

一只小蚰蚴  
躲在砖缝里  
啼啼啼啼  
声音细弱  
时停时续

妈妈缝补着什么？她每回拿针挑一下灯芯子，便用手背擦两下眼睛，左一下，右一下。他原想等爸爸回来，可他熬不住了。我呵——真困极了——夜太长，所有的夜晚被妈妈连缝在一起，凑到今晚上过。我真想等爸爸，瞧瞧他的猎袋里装着什么。如果我闭上眼睛，就再也起不来。窗纸嘎吱嘎吱地响。小蚰蚴啼啼啼啼。孩子睡了，沉入梦乡。

夜半时分，孩子的爸爸被抬回来。他是在一个断崖下面被人发现的。

这时，孩子似醒非醒。他想翻身起来叫一声“爹”，可是睏倦压着他，沉重得他掀不动。

他听到了爸爸被人抬进屋里的声响：几个大汉喷着粗气。一只木凳吱吱呀呀乱响。妈妈叫了一声。没听到黑狗狺狺地吠叫。它和爸爸一起进山的。

“没找到春山。”一个人说。

“活着回来？没听说过。除非……”另一个说。

“他不要紧吧？”妈妈问。

“天知道。”

“妈的！”这是爸爸在咒骂着什么。

呵，爹回来了，没出事儿。孩子想——

他在睡梦中听到了那种声音。说声音，不如说是嚎叫。这嚎叫仿佛在他听到之前已经传播了几个世纪。它远远地飘荡在山林的呼啸之上。尖厉刺耳，声嘶力竭，阵阵不休。孩子感到，那张嚎叫的大嘴正朝着他们的山庄，正冲着他家的窗口，正对着他的鼻子。为了摆脱那张大嘴，他出了一身冷汗。

爸爸的伤势很重，但是没有死掉。所以村里没有一个人来看望他。白天，我守在爸爸身旁，寸步不离。说实话，我不愿去看爸爸那浑身的伤口。我总以为猎人应该是不受伤的。我的心在隐隐地疼痛。我反复考虑着怎样在那只野兽身上插一万把刀子来消除这种无名的苦痛。

“他显然是被逼上了断崖。正是断崖救了他的命。他与它搏斗过。失败了，只是没有死掉。他让野兽在崖顶上扑了空。”他挎着一支猎枪，登上一段山梁。他转过身来，对落在后边的伙伴说，“他没有象另外一个人那样草草地死去。他的失败是暂时的。人为什么不能活着来证明自己？”

“他一死就说明他尽了最大的努力。除了他个人，不会给大家招惹来麻烦。”伙伴说。

他们一前一后地向森林深处走去。他们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

爸爸身上的伤口真可怕。村里没有医生，连个卖膏药的，使邪法的巫婆也没有。如果有的话，兴许他们能来瞧瞧爸爸。妈妈用草药汁敷在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口上，外面包上两层柔软的毛皮。待到换药的时候，毛皮总是和血肉粘连在一起，需要硬撕下来。这能使人活活地疼死。爸爸躺在炕上，一声不吭。他的脸铁青，象马一样绷着。他的嘴唇肌在蠕动，好象牙齿在咬着一根牛筋。他闭上眼睛的时候，犹如死去一般。每次换药，爸爸都是这样。尽管止痛需要狂叫。

“了不起的忍受。”年轻的猎手说：“他靠耐力活过来。”

“爹，难受吗？”孩子问。

爸爸睁开眼睛，又闭上。失血过多，他目光恍惚。自小，孩子不喜欢爸爸。爸爸却喜欢他。孩子受不了爸爸的亲热。粗硬的胡子茬，烟黄的牙齿，把他捆绑起来似的手臂。他甚至藏起来躲开爸爸。可是眼前，他盼望爸爸对他笑一笑，或者多多地看他几眼。他守在爸爸身旁就是为了这个。可是，爸爸似乎忘记了儿子。

他再也没有对我微笑。我怀念着他以往的笑容，那些畅怀开心的大笑。前人的笑声是后人应该保留的最珍贵的印象。那坦荡，豪爽，乐观，勇敢都在欢乐的空气震动中流传下来。然而，爸爸再也没有笑过，他失去了曾经有过的东西。

“谁来过？”妈妈每次回家便问孩子。

“没。谁也没来过。”

下午和上午一样，今天和昨天一样。没有人来看望爸爸。他家的小院落好象掉进了阒无人迹的山谷里。

“老天爷。”妈妈双手合掌在胸口，仰脸朝天。

孩子十二岁。他不懂得妈妈为什么偏偏问：谁来过？他也不懂得人们这时为什么不来看望爸爸。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妈妈不在家。爸爸要下炕。他一直躺在炕上，不能活动。可是现在他执意要出门走走。

“爹，你不能……”孩子叫道。

爸爸没听他的，顺手扶着什么，踉跄着步子向门外走去。孩子阻拦不住。迈出门坎，爸爸摔倒在地。他没有爬起来。孩子去扶爸爸，爸爸摇了摇头。这时，从村子的另一端传来唢呐的呜呜呱呱声。那凄酸的尖叫不断地传来，渐渐地远去。孩子突然明白了爸爸的心意。

村里人正在为那个人举行隆重的葬礼。孩子想。

那人和爸爸结伴进山打猎。爸爸回来了，他却没回来，因为他死了。死了是怎么回事儿？听妈说，那人的尸首找不到了，只找到他的猎枪。他会到哪儿去？葬礼可是一件热闹的事情。那些林立的长脖大口的铜喇叭竖向天空。呜呜呱呱。他驾着声音升上天堂。此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村路上，山林里——再也看不到那个人横挎猎枪，撒着步子，游游荡荡遛弯儿。这就是死。孩子稍大些的时候又这样想：一个人死得连尸首都看不见了，人们却轰轰烈烈地聚在他家门前；而另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却遭到冷落。为什么？

“他活在世上被人瞧不起，可是，在他的葬礼上，谁都称他是了不起的英雄。”他

回转身去，对伙伴说，“人在什么时候也不该想如何更好地去死。”

“有时候，死是一件好事情。”伙伴说。

好久，爸爸才慢慢地坐起来。他的两只大手抓进了自己的头发，要把它们撕下来一般；两颗泪珠——孩子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两颗玉米粒大的泪珠从爸爸那紧闭的眼皮缝流下来。孩子看得分明，大吃一惊。爸爸哭了！一个铁打的汉子！他竟也掉了眼泪、掉了眼泪、掉了眼泪！

晚上，妈妈给爸爸换药的时候，发现他的伤口恶化，滴出了白色的血液。妈妈进了厨房，躲在里面好半天。孩子知道，妈妈在偷偷地哭泣。她为什么总是背着爸爸伤心掉泪？

他一直想问爸爸：“咱家的黑狗哪儿去了？……你说过它是一条了不起的狗，曾救过你的命……爹，你亲眼看见那只野兽了吗？它是一副什么样子？……你开枪了吗？……那个人是怎样死的？……你又怎样……”可是孩子没问。他任自己去胡思乱想来憋住那些折磨着好奇心的问题。

“我要等待他讲。可是他从来没对我讲过。”年轻的猎手说，“不，有一天，他对我讲了点什么，可惜，当时我懵懵懂懂。”

那是一个午后，冬季的太阳斜照在窗纸上，小木屋里泛着淡白的光；木样子在炕洞里吱吱地燃烧。爸爸叫孩子把那支猎枪拿来。他踩着木凳，从后墙壁高处的兽骨钉上，摘下猎枪。长筒猎枪几乎比他高一倍。枪放在爸爸胸前。孩子跪腿待在一旁。

“我教你使枪。”爸爸曾经对他说，“除了这一手，人和野兽一样。”

孩子相信这话，犹如相信爸爸。可是，

爸爸从来不让他动枪。“因为枪比我高一倍，我还小，不到时候。”孩子想。他虽然没有得到满足，可是他自信有那么一天。

“摸摸这儿。”爸爸说。

欣喜若狂，他伸出手摸摸那油光光的枪托。他还想摸摸那闪动着蓝火舌似的枪筒，还有那神秘的枪扳机，一动，立刻迸发出爆炸的轰响。可惜，他还小。

“让我来，爹。”

爸爸吐着烟团：

“要这样：肩头、手臂、食指、眼睛。”

“还有什么？爹。”

“设法接近它，不要躲开。”

“这很简单。”

“面对野兽，食指不哆嗦，这需要胆量。”

孩子的眼睛闪着贪婪的光。他瞧着爸爸用手指去掏那黑洞洞的枪眼，又抚摸那象被虫蛀过似的枪后膛。孩子嗅到了一丝犹存的火药味。

“他对我讲了点什么，可惜当时我不能理解。”

爸爸脸色沉重。他的目光逗留在枪身上久久不去。

“应该死。”爸爸突然迸出一句。

“你说什么？”孩子问。

爸爸不看儿子，只管自言自语。寂静在倾听。

“我是那种人吗？”爸爸说，“我是？”

“你问我吗？爹。”

爸爸转过脸来瞧着儿子。困惑。半晌，孩子摇摇头，他不懂。他回答不上来。他羞愧极了！他摇摇头。

爸爸伸出手来，拉着孩子的一只手。孩子感到颤抖。

“现在谁还信得过我？”

信得过什么？孩子想。爸爸吗？当然，那当然信得过。孩子点点头。

“我没有死。”爸爸嚷道，“可是他们怎样去想！应该统统死掉！”

爸爸的脖颈上绽出了暴跳的青筋。他大声号叫着。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拎起，孩子投入了一个耳不能听，眼不能见，气不能喘的静止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窒息死去，只是一瞬间。之后，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于是，他诞生了。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使他全不理解的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里的第一个感觉便是迷惘，无边无际的迷惘。此后，便是无能为力的自卑感。他模糊地感到，爸爸被一种庞大的东西压得透不过气来。对此，他毫无办法。他感受着爸爸的感受，无形中他把许多不该属于他的痛苦移到了自己的心灵里。他不知道，他正在参与一件他还无力参与的事件。此刻，他开始憎恨。这是他初次憎恨，恨什么他说不清。他，一个孩子，茅庐未出，不谙事理，但憎恨已经开始。他咬住嘴唇，狠狠地咬住。之后，他啐了一口淡红的唾沫。

他们走进了一道山谷。高高的茅草掩住了他们走过的道路。他脚步轻捷，走在前面。他的伙伴紧跟在后。

“他怕死。”伙伴说。

“不。起初他只是不愿去死。”他说，“用死来解决问题的人恰恰是真正怕死的人。”

受伤后的第九天，爸爸能下炕走动了。尽管冬初狩猎的旺季已经错过，但是爸爸仍想着早日恢复受伤的腿脚。起初，爸爸的走动只限在小屋的四壁之间，之后，他能到院子里遛遛。几次，孩子发现，妈妈偷偷地端详着爸爸。她的目光忧虑。孩子心里

纳闷。

“他爹。”妈妈终于说，“别出去。”

爸爸扭头盯着妈妈。

“何苦到外面，太冷。”妈妈说。

爸爸开始闷闷地吸烟斗，啞啞地吸个不停。

沉闷。象乌云阴影一般的东西越来越使孩子感到不安。

妈妈不再问他“谁来过？”自那一天起，山村里的人好象都逃到平原上去了。或者是，村里人把他一家人当作砖缝里的蝓蝓，不屑一顾。从前可不是这样。“听妈妈的话，”妈妈对孩子说，“守着爹爹，别让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孩子领会了妈妈的意思。他开始懂事了。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感觉到，某种威胁着我们一家人的庞然大物，正在周围游荡，一天近似一天。这是一种死沉死沉的负担压在我们躲不开的头项上。我太小没有力量，可是我要尽力去分担一份。他的确在这样做。为此，他很自豪。这竟使他安心地和爸爸一起度过十多个无聊孤寂的白昼。

有时，爸爸想支开他，“帮妈妈做点事儿去。”

“不。”孩子说。

他和爸爸通常是坐在窗口旁，静静地望着重叠的山峦。

记得，那天晚上，他躺下了，要睡。屋外刮着北风。四围的山林在呼啸，呜呜地象女人在哭泣。爸爸吸烟斗，啞啞喇喇。

“你听到了吗？”妈妈突然问道。

“嗯，”爸爸应道，“三天啦。”

“老天爷。”妈妈喃喃地说。

“听到什么三天啦？”孩子想。

他悄悄地把压在枕头里的耳朵拽出来，屏住气，听。从山里传来一声声不同于

风呼林吼的野兽的嚎叫。它尖厉刺耳，声嘶力竭。狂嚎中包含着艾怨，仇恨，愤怒。他曾经听到过这种声音，是几天前的一个夜晚。起初，孩子不懂得爸妈为什么偏偏要听这种声音。你住在山村里，听到野兽的嚎叫不会感到新鲜。后来，他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那同一种嚎叫。是从大山中发出的，一声接一声，没完没了，仿佛得不到某种满足便死不罢休似的。叫声不止，除非他沉睡过去。由于好奇，他没有惧怕。当他听到妈妈胆怯地谈到它，看到爸爸一声不吭的时候，他也随之有些心忪。

“当时，村里的人都在静听，都在害怕。”年轻的猎手说。

“七天啦。”妈说。

爸爸吸烟。

它想要干什么？孩子想。他想象着那只野兽张大的嘴巴象山洞口一样对着他家的窗口。从那洞口中窜出来的冷风舔破了窗纸。野兽的眼睛窥视着他们。开枪，快开枪！除了这一手，人和野兽都一样。

“那时候，不必跑进深山去找它，它自己就会逼到你家门前。”他对伙伴说。

“它的爪迹太模糊，很难说它是个什么东西。”

“我要亲眼看到它，然后让所有的人知道它是什么。”

一天夜里，孩子做了一个恶梦。在漆黑的山林中，我和黑狗迷了路，无目的地摸索着走。树枝抽打在我的脸上。突然，黑狗狂吠起来，在前方的黑暗中，闪出了一个巨大的白光团。它迎着我摇晃过来。白光使我睁不开眼。紧接着是那个撕天裂地的嚎叫声。惊醒过来，我看到爸爸在黑暗中

吸着闪光的烟斗，一明一灭。

孩子没有对爸爸讲这个梦。可是忍不住，他悄悄地对妈妈讲了。

“是真的。它只有一只眼。”孩子做了一个手势。

“别说了。别去想它。”妈说。天哦。

“我曾经力图忘掉这件事，可是不行。”猎手说，“人必须时常考虑自己的命运，尽管有些人的命运与他们的作为毫无关系。”

他发现了一堆新鲜的兽粪。是向前，还是后退，还是等待？他做出了选择。

“一个大家伙。”伙伴说，“我们不能再走下去。”

“随你的便。”

爸爸要出门。妈妈拦不住，只好由他。时节已进冬月的门坎，户外的空气急骤地寒冷起来。下过一场小雪，被山风一吹便无影无踪。我和爸爸每天总要在村里的大街一旁坐一会儿。那是一块和地球一样古老的石头，我们坐在上面，坐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久。几天以后，我们便从早到晚地端坐在街上。起初，我们好象只是为了晒太阳，透透闷气。我紧挨着爸爸，但我们之间很少谈话。一天里，太阳喷着冷气，行走缓慢。后来，我发现我们正在做着一件事情。我们把屁股下的那块凉冰冰的石头坐暖了，经过寒峭的一夜，石头又变凉。第二天再把它暖和过来。白昼之后总是黑夜。爸爸选择的这条大街是村里的唯一的一条车马道。可是自从我和爸爸来到街上就没见到来往的行人，虽然还没下一场大雪。通常在大雪封山之前是狩猎的最后时机，之后，人们就很少走动。只有霍乱、麻风、鼠疫这类的传染病才会造成现在这般状况——村人们足不出户。或许人们生活在我们的

视野之外。一个白天，除了几条狗牵拉着头沿着墙根跑过，再就是一个老头儿，孤单的长老，又聋又瞎，按时路过我们的面前。他已无力参与世间的事情。他仅仅在行使上半辈子积蓄下来的习惯，到处走走。我和爸爸在每天的同一时刻瞧着老头儿拄一根拐杖摸索地出现在街上，一直目送他缓缓地消逝在街外，消逝在浓黑的山影里。他是我们看到的唯一的人，就象听到的那个骇人的嚎叫。不久，那老头也不见了。

我早就发现爸爸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他总是喃喃咕咕地自言自语。他肚子里仿佛有两个人在一问一答，声音象两个核桃在手掌里揉搓似的。他消瘦得厉害，吃不下，睡不安。颧骨突出，青筋毕露，目光呆板。他久久地盯着某一个点不放，我随之看去，那或许是黑色的山峰，邻人房上腾起的白色烟团，或许是远处的一条小巷口，有一条狗在那儿瞌睡。街面上，空荡荡，沉闷异常。可是我仿佛看到了什么，在那些墙角后边，在那些门窗、篱笆、柴垛的后边，在阴影、灰尘、烟雾的后边。

“爹，你冷。”阳光照耀着。

“不怕这个。”爸爸说。咬咬嘴唇。

又做了一个梦。孩子对谁也没讲。虽不会圆梦，可他知道这梦说不得。他什么没穿，在一条大街上赤条条地奔跑。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那么多的人脸来，挤拥着，围着他瞪眼瞧。他羞赧，窘迫，总想躲到个暗处去，可总也躲不开。于是他不停地奔跑下去。前面的道路没有尽头，挤动的人头无穷无尽，他感到自己的困境没完没了。太阳照在他的头顶，他浑身冒出冷汗。他闭口不谈这个梦，只是独自闷闷地想。

白天，孩子把衣裳抹平拉整，来来回回，在那条空荡荡的大街上走了几趟，大摇大摆。之后，他深感爽快，毫不胆怯，更不

畏惧什么。梦毕竟是梦。他想。我不信。

“我……”爸爸在喉咙里低语。不是对孩子说，可是周围又没有人。

“他对如何更好地活着失去了兴趣，他整日考虑怎样更好地死去。”年轻的猎手说。

那天下午，下起了大雪。狂风呼啸，雪花横飞。爸爸仍旧坐在街旁的石头上——它越来越不易暖和过来。

“你回家。”爸爸说。

“不。要回，咱一起。”

孩子知道，爸爸不愿回家。忍耐着，他要等待什么。他积存了一肚子的气，没有一个人来听听，甚至没有一个人来瞧瞧他的伤疤。他最吃不消这个。他的爸爸，怕过什么？什么样的山梁没攀过？什么样的野兽没见过？妈的！就是吃不消这个。为什么？傻瓜！你也不懂。

晚上，孩子发烧，额头滚烫。喝了一碗热水，他躺下了。村里没有医生，连巫婆也没有。即使有，也不会来；即使来，他也不理睬他们。他发现自己的眼泪从眼角里流出来，他偷偷地把它擦掉。听妈说，他一生下来就大哭大叫。

“来到世上，总要害怕点什么。”妈说，“人人都这样的。”

“我不信。”孩子说。

他觉得人生下来呱呱哭是一件丢尽脸的事情。他不能忍受这个。

“爱信不信。这是规矩。”妈说。

小蠕蠕啼啼。他不信。烟斗咝咝喇喇。不信。……夜里，出了一身稠粘的汗水，他醒过来，又听到那个嚎叫。那个生自原始莽林，摆出一副要吞噬一切的架势的嚎叫。

一切坏事儿全是这个家伙造成的。他咒骂它，大声地咒骂。他发现了一条兽足踏过的小路，他跟踪下去。在找到它之前，他不想停下。“我要在它的嚎叫声中找到我心中的恐惧，胆怯，自卑。我要射杀那些东西，那个我。”

孩子醒过来的时候，窗纸已经大白。雪休息了，风在悄声默语。妈妈坐在他身旁，用手拭去他额头上的汗水。爸爸又出去了。热烧已经退去，可他不想起身。即便下了炕，妈妈也不会让他再去坐石头。

“妈，黑狗死了吗？”孩子问，“它怎么会死呢？”直到现在，他不承认黑狗死了。

“谁也猜不透那只野兽的胃口有多大。它吃过许多人。都是些好猎手。没有人胜过它，活下来。和它斗过的人都逃脱不了死。它是索命的魔王。”

“爹和它斗过，用枪揍了它一家伙。”

“谁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愿他压根没干那种事。它不会罢休的。”妈妈叹了一口气，泪水涌上眼圈，“老天保佑他吧。谁也经不起这种事。”

晌午，爸爸没回家来。妈妈到处寻找，也不见爸爸的踪影，反倒惊动了全村。大雪已经封山，他一个人能到哪儿去呢？谁也说不清。孩子有一种预感，他不敢想下去。近傍晚时，有人发现村外的雪地上有一趟脚窝，弯进了山林。全村沸腾起来。十几个年轻大汉带上枪，猎狗，松油明子，寻踪追去。

他尾随着那只野兽追下去。他把枪抓在手中，随时准备射击。他的伙伴跟在后面。

没有风声，山林也随之安静下来。夜

渐渐深了。爸爸没有回来。寻找他的人们也没回来。

他把一只凶猛的山豹放入了距他七步的短射程内，之后，他一枪射杀了这只野兽。他一举成名。六年过去，他十八岁。他的名字在百里山林中响当当。那支曾经比他高一倍的猎枪总是握在他的手中。枪筒闪动着蓝火舌似的光亮。他和那只山豹彼此发现对方是在百步之外，他仍然向前走着。它浑身的毛皮闪闪发光，象一尊金像卧在草丛中。他的伙伴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啊”了一声。四周的茅草在瑟瑟摇动。野兽也在动。他迎着它前进了十几步。面前是一段平缓的山坡，齐腰的茅草动荡在这个战场。他站定，在一个树杈上放平猎枪，食指抚在扳机上。眼睛再也没离开它。沉默。

一支枪在他的身后炸响，子弹擦过他的耳畔，长啸一声，埋设在远处的树丛中。被激怒的野兽吼叫起来，对着他扑来。他颤抖了一瞬间，但是没有吓倒。他看到一张露出牙齿和长须的大嘴巴浮在高高的草丛上疾驰而来。越来越近，象条大蛇。

“你疯了！”伙伴在身后大叫。

“开枪，快开枪！”他的心在号叫。

他没动。他放弃了猎人远距离射击的优势。他克制自己，让野兽的眼睛，牙齿，爪甲，威风统统显示出来。他的伙伴已经向密密的树丛撤去。他，却象浇铸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枪对着一道石壁，对着一堵大墙。他渴望着看到一场轰隆塌陷，他不会发抖。虽然他成为猎人的履历还太短，他还没有用手抚摸过每块山石，用脚踏平所有的兽迹，熟识各种野兽的品质，但是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食指——在它轻轻扣动扳机之后，枪弹就会开辟出一条道路。

“他不仅有实弹的枪，还有一个受耻辱



的过去。”年轻的猎人说，“一个由嚎叫，狂风，石头，寒颤，低语拼凑起来的过去。”

人们称道爸爸是一个勇敢的猎人——在他和所有的猎手一样死在山林中之后，在他被吞噬之后。

你可以与它斗一场，显示你的勇敢。但你终究不会获胜，你会被吃掉。不，我不信！人为什么不能活着证明自己？

他的伙伴把自己消逝在树林里。他扬起枪筒，瞬间，一股强烈的金风扑向枪口，他扣动了枪机……山林重又恢复寂静，他向前迈了几步，地上的茅草被它翻滚夷平，同时被热乎乎的血水污染了。他对自己说，这不是它。它不会轻易死掉。这是一只瘦小的豹子。它却是山林的统治者。

在金丝缎般的豹皮上，他擦拭了汗水淋漓的双手。

那一夜，孩子和妈妈一宿没睡。第二

天，寻找爸爸的人们陆续地返回。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连他的枪也没有了。”他们说。

天啊，妈妈昏了过去。孩子不作声。只有他知道：爸爸的猎枪在哪儿。

“我要讲的是，”年轻的猎人说，“过去。”

又一个晚上，母子俩依偎在炕上。没有烧火，屋里冰冷。那只小蚰蚰冻僵了，停止啼叫。灯芯子烧焦，熄灭了。他们静听着山林的呼啸，但是听不到那个可怕的嚎叫，仿佛它和爸爸一起去了，不再归来。孩子听到喇叭的吹鼓声，呜呜呱呱。

“跟妈到姥姥家吧。”妈对他说。姥姥家在平原上。

孩子摇摇头。

---

（上接第92页）

版的大量西方当代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淫乱也被看作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是一种人性的丧失。并且，凡是稍有理智的人都承认，目前某些西方国家流行的“性自由”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性病的流传和缺少父母之爱的儿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人类的毁灭！

当然，爱情和婚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

问题，不是三言两语、一两篇小说所能表述清楚的。洛克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他的局限性。每个人从他所选择的角度观察人性，都难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但他们共同的努力必将使我们对人性有一个逐步深入的理解。从这一点上说，这一类作品所作的探索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我们在此提出洛克的观点，也并非与这些作品唱对台戏，而是希望这些作家深入研究人性的各个侧面，提高他们作品的质量！